

彩图全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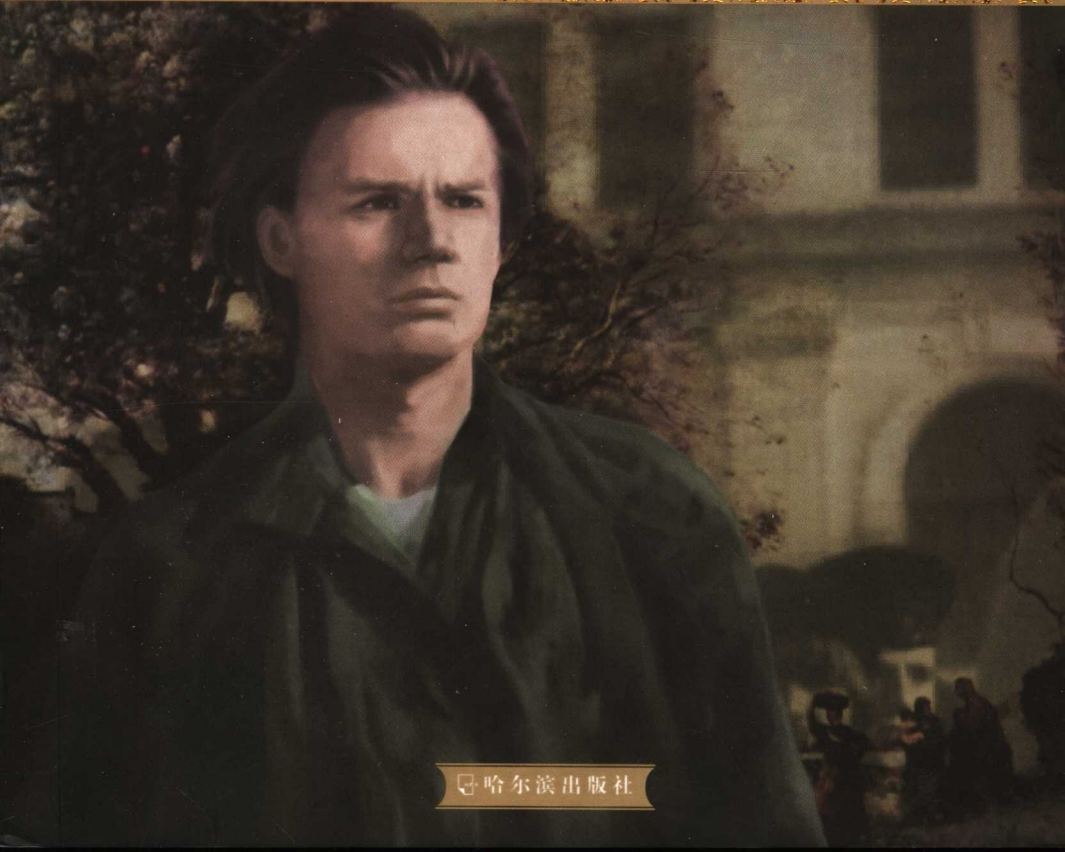
达知

名家铸就经典 名著演绎非凡

WO DE
DA XUE

我的大学

「苏联」
高尔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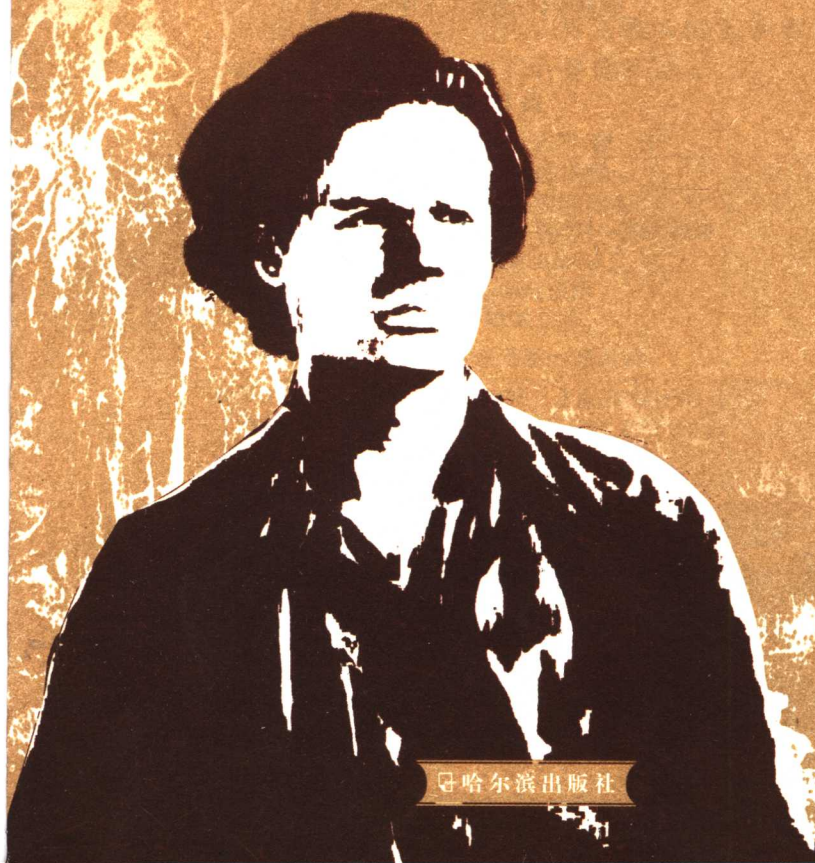
哈尔滨出版社

名家铸就经典 名著演绎非凡

我的大学

WO DE
DA XUE

[苏联] 高尔基·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 / (苏)高尔基著;李莹译.—2版.—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6.3
ISBN 7-80639-297-1

I.我... II.①高...②李... III.长篇小说—苏联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1347号

策 划:钟雷

责任编辑:沈福威 高祥熙

装帧设计:稻草人工作室



我的大学

主 编:李杰 副主编:韩雪 杨琦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6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82159787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117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39-297-1/I·87

定价:7.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前言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

高尔基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的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早年丧父,后随母亲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因外祖父破产而辍学。从此他便开始独自出外谋生,走向“人间”,到处流浪。先后当过学徒、信差、码头搬运工、面包工人、戏院配角等,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冷暖。二十岁后开始在全国各地流浪,并参加秘密革命活动。

1892年他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马卡



我的大学

尔·楚德拉》，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马克西姆·高尔基”俄文原意为“最大的痛苦”，真实地表达了高尔基经历过的种种痛楚与磨难。早期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1901年起因参加革命工作数次被捕。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壮丽场景，列宁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十月革命之后，高尔基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讲述了饱尝人间辛酸的阿辽什卡，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来到喀山，但那时的大学是不向穷人敞开的，阿辽什卡的理想破灭了。过了不久他便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贫苦的生活使他在伏尔加河一带流浪，和搬运工、小偷、乞丐生活在一起。后来，他在面包店找到工作，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理想，参加了大学生的秘密组织，鼓励工人罢工。社会的腐朽和个人的困境使他自杀未遂而受伤。伤愈后，他带着新生的力量，离开喀山，重新走上流浪的道路。

《我的大学》写出了高尔基对苦难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它内涵丰厚，耐人寻味，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精彩纷呈的精神世界。

编者



INT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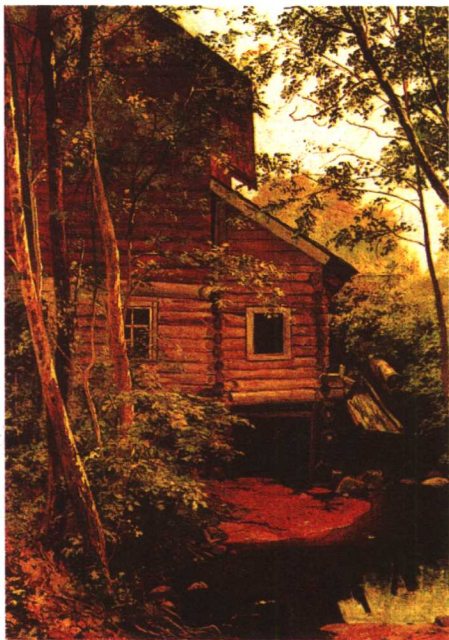
就这样决定了，我要去喀山大学读书。我心中暗自决定，不管怎样都要进入大学。

我上大学的想法是由一个名叫尼古拉·叶甫里诺夫的中学生引起的。他有一双女性般温柔的双眸，一张漂亮的脸庞，是个讨人喜欢的青年人，当时他就住在我们那栋房子的阁楼上，他因为常见我在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甫里诺夫就下结论，说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

“您就是为科学研究而生的。”他蛮帅气地甩动着马鬃似的长发对我说。

那时我压根就不明白，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为科学研究作出贡献呢。但叶甫里诺夫煞费苦心地向我证明，大学里要的正像是像我这样的人。当然了，也少不了要讲述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他还说，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家，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完成中学的学业，然后“马马虎虎”去参加场考试（请注意他说的是“马马虎虎”），我就能申请助学金上大学，再上大概五年的时间，我就是“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了。他讲得那么轻而易举，这也难怪，毕竟他还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又怀有一份天真善良的心肠。

学校期末考试之后，他回到家乡。又过了两个礼拜，我随后而至。临行前，姥姥一再叮嘱：“你以后别动不动就向别人发脾气了。老是发脾气，



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这都是跟你姥爷学的。你难道没看见他的结局吗？可怜的老头儿，活来活去，到老成了傻子。你一定要牢记：上帝不惩罚人，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你走吧。唉……”她擦掉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的几滴泪水，伤心地说：“我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你是飞了心的孩子，非要跑到天涯海角去，我不久将辞别人间……”

这些年来，我常常离开这个善良的老人，很少和她见面，当我想到这个血脉相连、真心诚意爱我的亲人，真的要我舍她而去时，心中不免伤感起来。

我一直站在甲板上向姥姥张望，她紧紧地挨着码头站着，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破旧的围巾角擦拭她的眼睛，那是一双永远对世人充满慈爱的眼睛。

从那以后，我来到了这鞑靼人口占半数以上的城市，住在位于一条僻街尽头的一幢旧平房里。房子对面的地像是被火烧过，长满了茂密的荒草，一大堆倒塌的建筑废墟横七竖八地从杂草和林木中突兀而出，废墟下是一个大地洞，那些无处安身的野狗常躲到这里，有时它们也就葬身于此地了。这个地方令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甫里诺夫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兄弟，靠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活。我刚到他们家那几天，常见这个面色苍白的寡妇，每次从



市场买回东西放到厨房里，都紧皱眉头，发一顿愁，她在考虑该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把自己排除在外，即便如此，怎样才能用一块肉做一顿满足三个健壮男孩儿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异常沉静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蕴藏着温顺和倔强，她就像一匹声嘶力竭的母马，明明知道生活这辆车她已无法驾驭了，仍然竭尽全力地拼命向前拉。

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甜美的睡梦中，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悄声问我：“您来这儿干什么？”

“上大学。”

只见她眉梢一挑，额头向上一抬，原来手被切破了，她一边吮着手指，一边坐到椅子上，随即又跳起来，叫道：“哎呀，见鬼了……”

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就赞许地说：

“您的土豆削得挺有水平的。”

这不算什么。雕虫小技。我顺便告诉她我在轮船上帮厨的经历。她接着问我：“那么，您凭这点儿水平就能上大学吗？”

我把她的话信以为真了，因为当时我还不明白幽默与嘲讽的区别。我向她仔细地介绍了我的行动计划，并一再指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没有问题了。

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嚷着：

“唉，尼古拉，这个尼古拉……”

这时正好尼古拉跑进厨房洗漱，他睡得迷迷糊糊，头发凌乱地趴在脑门上，但人看上去和平常一样兴高采烈。

“我说妈妈，要是肉馅饺子吃该多好哇。”

“那好吧。”她应道。

这正是我显示烹饪技术的好机会，我赶紧接过话茬儿来说，要包饺子这点儿瘦肉太少了。

这下可糟了，娃尔娃拉·伊凡诺夫娜发火了，她数落得我脸颊红一阵白一阵，又把手中的胡萝卜摔到了桌子上，转身离去了。尼古拉向我抛个眼色说：“生气啦……”他坐在椅子上接着对我说：女人比男人爱生气，这是天生的。关于这一论断有关人士包括瑞



Maxim Gorky (1868-1936), the great
proletarian master in literature of the
USSR.



士的大学者和英国的约翰·穆勒都曾作过探讨。

尼古拉特愿意帮助我，只要遇上恰当时机，就对我谆谆教诲，我呢，每次都如饥似渴地听训诫，后来，听来听去，我居然把弗克·拉劳士弗构和拉劳士查克里混淆在一块儿，还有我怎么也搞不清是拉法杰砍了杜莫利的头，还是杜莫利砍了拉法杰的头？尼古拉一门心思要教育我，但他又具有浮华、轻佻、自私的都市青年做派。他甚至对妈妈的含辛茹苦视而不见，他弟弟是一个抑郁呆板的中学生，对母亲的精疲力竭更没有体会。

倒是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厨房哲学，她的厨房烹饪技艺着实令人叹服，她是数着米粒做饭的，每天只用少而又少的一点点东西变魔术似的做出丰富的菜肴，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我这个相貌平平，不懂礼貌的异乡人。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在我心中都如岩石般沉重。我决定出去找点活计，我要自个儿养活自个儿。

为了不在他家吃饭，我早上起来就到外头去，要是碰上刮风下雨，就到哪个大地洞里避一避，听着洞外的倾盆大雨和怒吼的狂风，闻着动物尸体的腐烂气味儿，我突然领悟：上大学——美梦而已，如果我当初去的是波斯，一定比这儿强。我开始发挥我的想象，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老法师，可以让一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我在为所有在苦难中挣扎的人民寻求出路，我想拯救他们。

我当时热衷于想象伟大的冒险事业，因为苦难的生活需要幻想来调节。艰辛的日子多么漫长。幻想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坚强了，我并不奢求他人的拯救，也不渴望好运降临，生存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炼人的毅力，增加人的智慧，这个道理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

为了填饱肚子，我常常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干干活，在那儿挣到十五至二十个戈比容易些。所以，我就加入到那些搬运工、流浪汉和无赖的队伍中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生铁投进了燃烧的火炉里，每一天都像有深刻的烙印打在我的心上。

那些举止粗野、坦率鲁莽的人群，在我眼前不停地转来转去。



我因为有过过去的一些经历，很容易和他们统一，加上我读过的波莱特·哈特的作品以及其他通俗小说，更加欣赏他们敢爱敢恨天不怕地不怕的潇洒人生态度。我迫不及待地想融入这个热情的群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结识了一个专靠偷窃为生的叫做贝什金的人，他上过师范学院，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已经是饱经风霜肺病缠身的人了，他好心地劝说我：“你干吗跟女孩儿似的那么羞涩？是怕别人骂你不老实？老实对女人来说的确是资本，但对你——则如同轭子。公牛老实，那它只配吃干草。”

贝什金看上去一副真人不露相的样子，一头棕发，脸刮得光光亮亮，让人以为是准备上台的戏子，短小的身材如猴子般轻盈灵活。他待我很好，总是以老师和监护人的身份自居，看得出来他是真心诚意为我点拨迷津。他书读得很多，人又聪明，他最爱读《蒙特·克利斯托伯爵》。

“这部书主题明确，感情充沛。”他说。

他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女人。一讲到女人他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情绪激动，从他那被打得残废的躯体里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痉挛。即便如此，我仍然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凭感觉我知道他的语言很美。

“呵，女人。”他满怀激情地说，这时他的脸颊上生出了两片红霞，两只黑眼睛闪动着光芒，“只要是为女人，我什么事都干。女人



就像魔鬼的亲戚，她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造孽。跟女人恋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他擅长编故事，不费吹灰之力就编造出妓女们红颜薄命、凄美哀怨的曲子。他编的小曲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所有市集。

下面这首非常流行的小曲就是他的力作：依生贫寒家，脸蛋儿不漂亮，身上没有一件好衣服，就是为了这个，姑娘呀，没人和你把亲成……

我还认识一个行踪相当隐秘的人，他叫特鲁索夫，对我不错。他比较注重穿着，仪表堂堂，打扮得很阔绰，有一双音乐家般纤细修长的手。他在海军村开了一间钟表店，实际上是借着这个招牌买卖偷窃来的非法物品。他对我说：“彼什柯夫，你可不能学做小偷。”他很正经地摸了一下他的花白胡须，然后眯起那双狡黠、诡秘的双眼，“让我说，你可以另谋出路，你是个品行高尚的人。”

“什么是品行高尚呢？”

“这，怎么说呢，就是只有好奇心，而没有嫉妒心……”这样评价我，我实在是受之有愧，因为我对许多人和事都产生过嫉妒心，举个例子说吧：贝什金说话的艺术和语言的优美，就曾让我嫉妒不已。我还记得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的时候这样开的头：“在茫茫的夜色中，我像一只躲在树洞里的猫头鹰，呆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偏僻小城的酒店里。”

“时值九月，外面阴雨绵绵，秋风瑟瑟，像是受到委屈的鞑靼人拉长了声哀号似的呜呜不停。”

“……这时，她来了，那么轻盈、靓丽，如初升的朝霞。她的眼神里充盈着做作的天真纯洁，她用极其亲切的语气说：‘我亲爱的，我没有让你失望吧。’虽然我知道她在扯谎，但我还是无可救药地信赖她。理智使我清醒，爱情让我迷惑。”

他讲故事时，身体富于节奏地抽动，眼睛半闭着，不时轻打一下自己的胸膛，就像进入了角色似的。

他的声音并不富于磁性，甚至略带沙哑，但言语却十分动人，真像黄鹂在歌唱。

我还嫉妒过特鲁索夫，他最擅长讲西伯利亚、西哈拉等地的故

事，他讲故事时富于技巧而且娴熟，绝对栩栩如生，犹如身临其境之感。他敢对大主教恣意嘲讽，有一回他居然悄悄诅咒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是个十足的专制魔鬼。”

我觉得特鲁索夫这个人很像小说中的“小人物”，摇身变成光明磊落的使者。

当炎热的夜晚来临时，大家就渡到喀山河那边去，坐在小树林间，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闲聊心事。话题多是苦难的生活，奇闻逸事，最热门的话题当然是女人。很奇怪，每当他们谈到女人，就充满了怨恨和哀伤，像走入一个满是蛇蝎的阴暗角落。

我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我们躺在小柳树林的洼地里休息，这儿因为靠近伏尔加河，空气的湿度很大，船上的灯看上去像是小小的火球在夜色中移动，更有富足的乌斯龙村里的店铺和住宅的窗口透出的亮光，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排火球、火网。轮船蹒跚轮拍打着河水，发出隆隆的巨响。水手们在船上“鬼哭狼嚎”，一些人用锤子敲着船板拉长声唱着哀怨的歌，他们在用歌声排解心中的忧伤，这歌声又给人们平添了一份悲伤。

最忧伤的还是听他们诉说心事，如何应对困苦的生活。他们自说自话，谁也顾不上听别人的。他们或靠或躺，吸着烟，间或喝点伏特加或啤酒什么的，喝过酒后又引发出许多难忘的往事。

“嗯，我曾碰见过这样一桩事……”夜色中趴在地上的一个说道。

故事结束，大家认为：

“平凡异常——见过了……”

“知道”，“见过”，“见得不愿见了”，这些话听上去让人生气，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极限，以为人世间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了，以后再没什么事是没听过和见过的了。

我的这个想法使我与贝什金和特鲁索夫有了些距离。当然，我还是喜欢他俩的。依我现在的的生活经历看，我走他们的生活之路，步他们的后尘是无可厚非的。尤其是我的追求和上大学的梦想遭遇到挫折以后，我与他们更加亲近了。有时我为挨饿苦闷，也曾想去干点儿触犯至高无上的私有制的勾当。但我那时的崇高理想不



允许我背离光明大道,这与我读的书有关。

除了读哈特的书外,我还从其他书本里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知识。书中所描绘的某种不太清晰,但十分美好的前景告诉我,我应该追求比眼前更有价值的东西。

这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些新人,他们给了我全新的印象。叶甫里诺夫家前的那块空地,常常引来一群中学生做一种类似戈罗德基的游戏,他们中一个叫做古利·普列特涅夫的青年把我给迷住了。

他相貌平平,皮肤略黑,黑头发,有点儿像日本人,一脸雀斑,匀匀实实真像火药末儿渗进皮肤里了。他看上去喜气洋洋,玩儿起来特别机智,讲话幽默调皮。普列特涅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并不想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是躺在天生的天才里度日。他有艺术天赋,耳聪目明,鉴赏音乐的能力很强,他自己会弹竖琴、俄罗斯三弦琴,拉手风琴,可惜他就此满足,不再深究了。他穷得叮当响,身穿打补丁的衣服脚配有漏洞的长靴,这身装扮倒是和他放浪不羁、动作灵敏的气质十分相称。

他看上去像久病初愈的人,又像昨天才出狱的囚犯,他对一切

都充满了好奇，世界对他来说总是那么新鲜、神秘，他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蹦蹦跳跳。

他知道了我生活艰苦，无依无靠，就让我和他一起住，还提议让我报考小学教师。这样，我到了“玛鲁索夫加”这个奇怪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儿挤满了饿着肚子的大学生、妓女和失去生活依靠的穷人。

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中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放着一张硬板床，走廊尽头的窗户旁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所有家产了。走廊通着三个房门，其中两间住着妓女；另外一间住着得肺病的数学家，他从前是神学院的学生，瘦瘦高高的，头上脸上长着红色的毛和胡须，残破不堪的衣服几乎不能遮体，从衣服的残破处可以看到他骨瘦如柴的肉皮和一根根的肋骨，总之，疾病使他的模样十分恐怖。

他似乎有咬指甲的习惯，手指头都被他咬破了。他不分昼夜地算呀算呀写呀写呀，不时传出低沉的咳嗽声。妓女们又怕他又觉得他可怜，她们经常故意放一块面包、黄油、砂糖在他的门口，他就像见到救星一样把它们通通搬回自己房里，还一面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了的老马。要是妓女们没给他送吃的，就会听到他有气无力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面包——”

靠别人的接济度日并不能扭转他深陷的眼睛中闪烁出的高傲神气，有时会有个驼背人来找他，这个人样子怪怪的，一条腿拐着，肥大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清教徒似的冷漠的黄脸皮上挂着狡黠的笑容。他来了以后，就紧闭房门待上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但有一次午夜时分，我被数学家的吵闹声惊醒：“听我说，这分明是监牢；是羊圈，嗯，是老鼠洞，是监牢。”

接着便传来小驼背的尖笑声，他在不断重复着一句相当难懂的话，这时数学家已经怒气冲天了：“王八蛋，给我滚！”

可怜的客人气乎乎地走出房门，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睁大眼睛站在门口，手指插进乱蓬蓬的头发，沙哑的喉咙里吐出：“欧几里德是个傻瓜。实实在在的大傻瓜，……我敢肯定，希腊人绝比不上上帝的智慧。”



随后，他用力关上房门，屋里什么东西哐啷一声被震到了地上。

不久，我听说数学家是想用数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惜壮志未酬就死了。

普列特涅夫在印刷厂作报纸的夜班校对，工资为十一戈比。我因为要参加考试，没有时间出去干活挣钱，我俩一天就只有四斤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吃了。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各门功课，那些古老呆板的语法最容易让我上火，生动、活泼、俏皮的口语与古老生硬的语法相去甚远，幸好我很快就理解了，现在学习这些还为时过早，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考试，因为我年龄尚小也得不到那个位置。

我和普列特涅夫睡一张床，他白天睡，我晚上睡。每天早上当他干完一整夜的工作，黑糊糊的脸，张着双眼回来时，我就跑到小饭馆去打开水，我们自己是没茶炊的。然后我们开始吃早点——嚼面包吃茶。他挑出报纸中的新闻念给我听。还经常读那个笔名“红鬼”的酒鬼作家的打油诗。

我一直很奇怪普列特涅夫人生如戏的生活态度，他的人生观在我看来，和那个不是倒卖女人旧衣服就是为女人拉皮条的肥婆佳尔金娜



没什么不同。

这个胖女人就是房东，普列特涅夫最初租下这个小屋角的时候没钱付房租，他就给肥婆讲笑话，拉手风琴，唱动人的歌，每当唱到情深处，眼睛里就会闪动着冷冰冰的光。肥婆佳尔金娜原先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歌手，她能领略歌声中的涵义，有时她竟被感动得热泪直在眼圈里打转，不知羞耻的眼睛里流出泪水，冲洗着醉得发肿的脸。她先用肥胖的手指抹掉泪水，再用一条很长的手帕慢慢悠悠地擦手指。

“天哪！好样的古利，”她惊叹着称赞道：“您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您再生得漂亮点儿——我会让你走运的。我已经介绍过许多小伙子为独守空房的女人们排遣孤独了。”

我们楼顶上的阁楼里就住着这样一个小伙子，是个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上身肌肉发达，屁股又窄又小，看上去像个倒三角形，只是下边的角儿不算完善。他有一双女人似的小脚，小小的脑袋埋在肩膀里，一头马鬃似的红头发，死气沉沉的脸上镶着两只鼓出来的绿眼球。

这个大学生很有点叛逆精神，他当初就是因为违背父命进了普通中学，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他又发觉自己有一副好嗓子：圆润的男低音，于是他又走向了唱歌的道路。

也正是这个原因，佳尔金娜才找到他，把他介绍给一位富商的太太，她大约四十几岁，儿子上大学三年级，女儿快中学毕业了，商人妇是个瘦啦叭叭的女人，没有一点儿女性魅力，平板的胸脯，身子直挺挺的像个士兵，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像个绝欲的老修女。两只无神的大眼睛深陷在黑眼圈里。她穿一件青色外衣，头戴旧式丝巾，两只贼绿的宝石耳环垂在耳际。

一般情况她在夜里或清早来找她的大学生，我看见过好几次，她动作像猴子一样敏捷，一纵身就跳进大门，然后健步如飞地冲上阁楼，她脸色十分恐怖，嘴唇使劲儿往里抿，深陷在黑眼圈里的大眼珠倒是全瞪了出来，她慌里慌张向前张望，样子看上去真像个残废人，虽然她的确四肢健全，但总有那么股劲儿让人看了难以忍受。

“唉！”普列特涅夫叫道，“简直是个疯女人。”

其实大学生也十分讨厌她，所以总躲着不见她，可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商人妇像个不留情面的债主或者更形象地说像一个歹毒的密探形影不离地盯着他。

“我真不知羞耻。”大学生带些醉意地说，“我这是怎么了？突然想起来要学唱歌？就凭我这条件，谁会让我登台呢，这绝无可能。”他后悔了。

“你还不跟那女人彻底断绝来往？”普列特涅夫劝他说。

“你说得是，我既恨她又可怜她。我真有些受不了。唉，要是你们知道她怎么样……唉。”

这我们早就知道了，有一次，我们听到商人妇这样乞求大学生：“求求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甜心儿。求你了——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商人妇家财万贯，却像个乞丐似的向一个穷大学生乞讨爱情，听说她是某个大厂的股东，有许多房产也乐意做慈善事——曾为科学院捐了一笔巨款。

普列特涅夫吃完早饭就躺下睡觉，我去外面找点活儿干，天一黑我就回来，古利去印刷厂干活。如果运气好，我能挣回点儿吃的：面包、肠或牛杂碎，还分给他一半。

就剩我一个人时，没事可做我就到贫民窟的走廊里来回走动，我想看看我的街坊们是如何生活的。这儿的人们住得像蜜蜂的巢穴一样拥挤。社会上的各种人，应有尽有。刺鼻的酸腐味飘散在空气中，这儿嘈杂的声音从未停止过；缝纫机嗒嗒地响个不停，歌女们咿咿呀呀地练习发声，大学生的男低音，喝醉酒疯疯癫癫的男戏子的大声诵读，微醉妓女们的大呼小叫，凡此种种，我的心中不禁疑惑：“人们这样活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个绰号“红毛马”的人，头顶只有四周长着红头发、高颧骨、大肚子、两条细腿，因为又厚又大的笨嘴唇里包着满口大马牙而得名，他总是活跃在饥一顿饱一顿的年轻人中。听他说他已经和他的西姆比尔斯克的商人亲戚打了三年官司，他逢人就说：“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他们折腾得分毫不留。让他们过上三年乞讨的生